

台北夜 (憶江南之五七) 羽嚴

台北夜，燈火漫無邊。
二二八公園細語，一〇一大廈摩天。
都會豈不眠？

丁亥 歲末 于亞城

【譯】台北市的夜晚，燈光滿城，通亮無邊。有人在二二八和平公園傾訴低語，有人上台北一〇一大樓歡笑天際。大都會的人物，難道不休息入眠嗎？

【注】二二八和平公園遙望東邊六公里外的一〇一大樓，目前世上最高的建築體。二二八公園通往台北 101 的信義路上，入夜後燈火輝煌，人潮川流。附近書店、餐廳、商舖、小吃、百貨樓、夜市多而方便，真個不眠人士的天堂。圖為入夜後的台北 101。



慢舞 藍晶 譯

你可曾留意過
小孩兒坐在旋馬上的快樂模樣？
你可曾傾聽過
落雨敲打地面的聲響？
你可曾目隨過
蝴蝶兒飄忽不定的飛翔？
你可曾欣賞過
夕陽西下，漸漸隱入黑鄉？
你最好將步伐放慢
不要舞得張狂
時間是如此短暫
音樂不會恆長

你的一天是否過得匆忙？
當你向對方拋一句問安
是否靜下來去聽對方的答案？
當一天過完
你躺在床上
是否腦中塞滿了許多事情待辦？
你最好將步伐放慢
不要舞得張狂
時間是如此短暫
音樂不會恆長

你是否會對子女推搡：
「我們明天再談！」
而倉促間
沒有捕到他們的失望？

你是否曾和好友失去聯絡
讓一段友誼就此死亡
就因為你從來沒有時間
打個電話去問安？

當你快跑地衝到目的地
你可能已失去了途中一半的樂趣
當你煩憂而匆促地度過一天
就好比將一件未打開的禮物丟棄……

生命不是一場競賽
請緩下步伐慢慢來
聆聽音樂
趁曲子還在……

後記：此詩的作者是一位罹患絕症的年輕女學生，她只剩六個月的生命，她將來不及參加高中生的舞會，也無法出席畢業典禮，更沒能結婚生子、有自己的家庭……此詩由紐約一家醫院的醫生發出。



拜早年 民莉

生命又像流水席
生活之中有勞苦
徒為往事空追憶
別人成功要祝福
待人和睦同己
更有聖經為範本

慶幸有緣才相遇
若無怨尤不容易
何如重新再振起
逢人幸福要恭喜
世間自然有秩序
一生遵守不偏離

如果告別，林玉鳳 可以充滿感動

真的很喜歡 2007 年，喜歡到什麼程度？喜歡到如果他是個人，我會在他真要離開的一刻緊緊摟著他，吻一下他的臉頰，然後目送他從視野中消失，將他曾經到臨的所有畫面，放進文字和記憶的世界好好收藏。

然後，在有風或無風的日子，在陽光灑著的時候，在雨點飄過的時候，在星光之下，在月影之下，在無星無月的夜，在有人作伴或獨自呆坐的時候，靈時回想點綴風景、點染心情，然後，滿心感激他曾經，真的到來過。

年月，原來的像人，像一個又一個在你生命中出現過的人。就像某一年，你跟一個好朋友鬧翻了，生氣過後，很想跟他和好，寫信道歉的時候，才突然明白友情對生命的重要，以後不敢輕言絕交。事後，我們記著的，通常是那個人，而不是那一年。

再大一點，總有幾個人，讓你又愛又恨，到最後，會發現原來愛總是多一點的，然後，總會有那麼一兩個人，在某一年，讓你發狂似的想要瞭解愛情是什麼。哭過愛過以後，我們記著的是那一個情人，不是那一年。

還有，明白親情的時候，我們記住的是父母，之後會記住的還有老師、同學、上司、同事、偶遇的人……還有一樁又一樁的事情，快樂的，哀傷的，憤怒的，甜蜜的，當所有人都記著的時候，當這些事都記下來了，我們會感到自己長大了，感到自己成長了。

原來，有些年份，也有這樣的效果。時間是一切人和事在生命中出現的載體，所以，有些年月，我們遇上的人和事，可能會特別的多，特別的複雜，特別的困擾，特別的讓人快樂、或憂愁。

我的 2007 年，原來也一樣，當所有人都和事都沉澱起來了，我才發現，所有的感覺都讓自己先看清楚了人、然後是事，到最後，原來是自己。我沒想過，到了這般年紀，還會有成長的感覺、成長的感動。如果告別，可以充滿感動，願你的 2007，跟我的一樣，會像個此生無憾曾經相識的人。再見，2007。

大樹 蘇醒

一樹高齡三百年
雷電風雨也曾擾
朗日藍天雲作伴
雖無仙侶樹下過

青蔥蒼鬱似當年
枝幹未枯生盎然
星夜銀河月光聯
傲然卓立迎風還

留影老樹

伍名子

樹高枝動代代青
臨霜不弱松柏後
主幹猶似百戰身
幼時也曾樹下嬉

無畏寒風驟雨侵
花開玲瓏色成新
看盡人寰悲歡情
照片重現扣住心

繼續走吧 許其正

走了這一大段路
雖然看盡了沿路美景
崎嶇嶇坎坎坷
跌倒受傷是免不了的
疲倦也是免不了的
療一下傷或無不可
休息一下也無不可
就此停步大可不必

繼續向前走吧！
現在已是冬日黃昏了
再不走，難道要
等夜幕和霜雪一齊罩下來嗎？
那恐怕就來不及了

留舊添新 過個好年 高達宏

恭賀新禧，萬事如意。

新春期間，面對新的一年，大家習慣的是「去舊迎新」，希望能將過去一年的咕嚕糗事全部去除，讓新的一年有好的景象，有好的成就，這是很好，也是很正面的想法。

但是，在我們的人生當中，卻有很多的東西是「去不得」的，而且要是沒有了就糟糕。

第一個，最重要，而且去不得的，是什麼？當然是我們的「舊軀體」。要是留不住的話，那可只好向自己說再見了。其實是再也看不見了。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這個舊軀體當然是留得越久越好，最好是永永遠遠，千秋萬世。當然這是不可能的啦，連求長生不老藥的秦始皇都做不到，更何況是我們這些凡夫俗子，平常百姓。

不過，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吃百二」（台語：一百二十歲，長壽），所以要好好的照顧這個舊軀體，我們可以給自己的這個舊軀

體添件新衣服，加雙新鞋子，但是更重要的是，不亂吃亂胖，多運動跑步，讓她無病無痛，能吃能喝，能跑能跳。有健康的身體，才有美好的一年。因此，在這新的一年，首先要祝福大家，身體健康，平平安安。

第二個，去不得，也「不敢」去的是什麼呢？

當然是老公、老婆。夫妻之間，恩恩愛愛，吵吵鬧鬧，有時候愛得「沒妳我會死」，有時候恨得要把他「殺千刀」，這樣的生活，乃是「家常事」，沒有才怪。

回顧過去一年，在有風有雨的日子裡，小小的雨傘下，老公老婆身體挨著身體，緊緊的同行，在陽光燦爛的日子裡，大家坦誠相見，水乳交融（哈，兒童不宜），除了夫妻之外，沒有二個人能如此的在生活上、精神上、肉體上，如此緊密的連結在一起。所以，彼此珍惜都來不及了，那來去舊的念頭。

因此，在這新的一年，第二個要祝福大家的是，夫妻多情長恩愛，老公老婆相疼惜。那要添加些什麼呢？年輕的添兒女，年長的添孫子，哈，鼓勵做人啦。

第三個，去不得，也「不能」去的是什麼呢？

站了起來，一把拂開女人，指甲剪咚地掉在茶幾的鐵角上，濺起一片嘍嘍。

女人怔了一怔，不語，卻彎下腰來撿剪子。 “熟人也是生人過來的嘛。春枝是同鄉，總比完全不知根底的人好。” 田田耐著性子，細聲細氣地勸著父親。

“她白天可以來幫忙，晚上自己找地方住。這是我開的條件，她接受就來，不接受就走。” 何淳安臉朝著田田，話卻是對春枝說的。

春枝拿起擱在牆角的背包，頭也不回就往門外走去。“你給我付房租，我就住在外邊。這是我開的條件，你答應了我就來，你不答應我就走。” 田田追出去，女人已經走遠了。女人走路的時候腳緊緊地貼著路邊，身上的布衫在風裡一鼓一顫的，如同沒能飛起來的鴿子。田田跑了半條街才追上了，氣喘吁吁地對女人說：“學校的宿舍，我給你找一間。兩三個人一起住，明天就來，行不？” 女人停下來，嘆了一口氣：“大姐，如今上哪兒找你這樣的女兒。”

田田也嘆了一口氣，說：“你比我大，別大姐大姐的，叫名字就好。人老了，就是孩子，只能哄著些。你這脾氣，能行嗎？” 女人說：“我們鄉下人就這麼稱呼的，改不過來。大姐你書讀得比我多，外邊的事也懂得多，可我見過過的老人卻比你多了。我知道什麼時候該哄，什麼時候不該哄。”

田田覺得女人的話有些道理，就不吭聲了，一路送女人去了汽車站。前一班車剛走，後一班車還沒來，兩人都有些累了，就斜靠在站台柱子上等。紅雲沉盡了，天漸漸地暗了下來。路燈一盞一盞地點點飛過，暮色裡到處是翅膀的劃痕。

“大姐，你孩子多大了？” 女人問。 田田搖頭，說沒孩子也沒老公——離了。 “為什麼離的？” 田田看著女人，一字一頓地說：“不學好。”

兩人的眼睛對上了，就忍不住哈哈地笑了起來。女人笑的時候，頰上有兩個若隱若現的淺坑。那淺坑一路亂顯著，使得女人的表情瞬間裡清朗生動起來。車終於來了。女人上去了，挑了個窗邊的位置坐下，從窗縫裡鑽出頭來，說：“何老師我來管，大姐你安心回去，再找一個合適的。” 田田兩眼熱了一熱，搜腸刮肚，想跟女人說一句略微親近些的話，話沒出口，車就啟動了。女人漸漸變成了一個小小的藍點，消失在一街的輕塵裡。這時田田提包裡的手機叮叮當當地響了起來。

是秦陽。 張翎簡介：浙江溫州人。1983 年畢業於復旦大學外文系。1986 年赴加拿大留學，在加拿大的卡爾

當然是「家」。這可不是指房子，房子到處都有，家卻是「只此一家」。 「我們的家」，除了是在說「我們住在這裡」之外，更意味著的是所承擔的責任和義務。

為了家的幸福，每個人都要付出，或工作或讀書，盡自己的責任，以及用愛、用寬容來彼此相待，讓每個人都過得快樂。家的成長，不單是先生的責任，不單是太太的責任，不單是兒女的責任，而是所有成員之間的團體互動所帶來的力量。

「家」會不停的添新擴拓，所以除了自己的家之外，會有爺爺奶奶的家、爸爸媽媽的家、兒子女兒的家、孫兒孫女的家，綿綿長長，世世代代。因此，「家」更代表著生命的延續，家族的承傳。而這不就是「留舊添新」的福分嗎？

所以，在這新的一年，第三個要祝福大家，人和樂，家興旺，福祉綿長，永續不斷。

「留舊」，去不得的人、事、物，越想越多，其實，最重要的就是因為有情。因為有情，所以才會留舊，才會珍惜，不是嗎？對自己有情，就會用心照顧自己的身體，夫妻有情，就會相知相惜相愛，家人有情，就會樂溫馨無爭端，不是嗎？

所以說，「留舊添新過好年，有情天地常開闊」。

加利大學獲得英國文學碩士後，又在美國的辛辛那提大學獲得聽力康復學碩士。現定居於加拿大多倫多市，在一家聽力診所任主管。於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開始在海外寫作發表。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郵購新娘》、《交錯的彼岸》、《望月》（海外版名《上海小姐》）、中短篇小說集《盲約》、《塵世》等。曾獲第七屆、第八屆「十月文學獎」（2000，2007），第二屆世界華文文學優秀散文獎（2003），加拿大首屆「袁惠鬆文學獎」（2005）。中篇小說《羊》進入中國小說 2003 年度排行榜。中篇小說《雁過藻溪》2005 年再進該排行榜名列第五。

著名加拿大華裔作家張翎演講會 亞特蘭大華人寫作協會主辦

文社社亞特蘭大分社協辦
感謝下列慷慨贊助的個人和企業：
RayBiotech, Inc. 黃若磐先生
The Ping Mortgage Company
劉愛移民律師事務所
王曉衛博士
陳笑梅保險投資事務所

Quinzos Sub. Alpharetta 分店 歐陽雪女士
US-China Connection 美中交流公司 范德敏先生
陳曉舞蹈學校

演講內容：張翎談創作經歷和體會，演講後接受讀者提問、簽名售書。
演講時間：2008 年 2 月 16 日下午 2:30-4:30；
演講地點：Northeast/Spruill Oaks Regional Library Meeting Room. Address: 9560 Spruill Road, Johns Creek GA 30022.
Library Directions by car, please check the following website:
http://www.af.public.lib.ga.us/northeast_spruill_oaks_regional.html#directions

演講會免費入場，但該圖書館的會議室座位有限，所以採取先來先得的方式，位滿後將謝絕入場。為保持會場安靜，聽眾請勿攜帶五歲以下小童入場。演講後將舉行余興活動，與張翎共進晚餐，合影留念，隨後敘談。
晚餐時間：2008 年 2 月 16 日晚 6:00 開始。
晚餐地點：新亞海鮮酒樓。地址：11950 Jones Bridge Rd., Alpharetta, GA 30005.

晚餐座位預訂：晚餐座位有限，餐費自付。請希望參加者事先給亞特蘭大華人寫作協會打電話預訂。 聯繫電話：404-825-3704。

歡迎愛好文學、喜歡寫作的朋友加入亞特蘭大華人寫作協會，與有相同愛好和興趣的朋友們一起學習、交流、提高。 聯繫方式：請將個人的作品一至二篇以及聯繫方式 Email 給亞特蘭大華人寫作協會的專用郵箱：atlantacwa@gmail.com，亞特蘭大華人寫作協會將以最快速度與您取得聯繫。

《空巢》 (二) (小說) 張翎著

2006 年度“人民文學獎”
——謹將此故事獻給世上一切空巢的父母和離家遠行的兒女

誠聘家庭助理，照顧一位知識老人。精通家務，有耐心，初中以上文化水平。月薪絕對高出市價。其他優惠面議。

田田一到家，就起草了一則聘人廣告。吸取了元元前次的教訓，田田這次採用的是強硬高壓手段，何淳安連插嘴的機會都沒有，廣告就在晨報和晚報上白紙黑字地登了出來。

後來的幾天裡，倒是陸陸續續地來了好些電話。有幾個在電話上聽起來就不是那塊料的，田田面也不見就給拒了。剩下的幾個聽起來還算順耳的，等約來了一見，竟沒有一個看上去略微順眼些的。個個打扮得花枝招展，進門先把手電扇設備都巡視了一遍，才肯坐下來說話。每送走一個，田田的眉心就多了個結子。到後來沮喪之極，忍不住感嘆善良淳樸的中國勞動婦女都到哪裡去了，夜總會招人，來的也不過如此。

何淳安坐在沙發上，閉了眼睛冷笑：“祥林嫂出國了，四鳳經商了，陳白露倒還是有，只是你老爸敢要嗎？” 田田聽了啼笑皆非。

後來電話就漸漸稀少了。 田田正打算調整戰略目標，朝鐘點工的方向轉移，有一天早上，突然接到了一個電話，有人找“何老師”。正逢何淳安到醫院換藥去了，田田以為是爸爸的學生，就問人家要名字電話號碼。那人頓了頓，才說自己叫趙春枝，沒有電話，是借了公用電話打的，就想問問何老師家裡找著人了嗎？田田這才明白又是一個找工作的。這麼多個人裡頭，也只有這個女人管父親叫何老師，田田心裡有了一絲好感。

就問女人是哪裡人，女人說是溫州藻溪鄉人。田田吃了一驚，因為父親的老家就在浙南那一帶。雖然父親離家五十多年了，話語裡常有些懷鄉的意思。田田心想這說不定是個好彩頭呢，就笑，說只聽見你們溫州人到處找保姆的，哪還有溫州人出來給人做保姆的？女人也笑了，說再富的地方也有窮人，各人有各人的命。女人的笑聲啞啞的，有幾分認命的無奈，也有幾分不認命的剛愎。田田的心不由得動了一動，當下就決定約女人見面。這次多長了個心眼，沒把女人約到家裡來。

當天下午，田田約了這個叫趙春枝的女人在離家不遠的一家茶室見面。女人準時到了，點了一杯菊花茶，小口小口地喝著。茶漸漸地淺了下去，卻

死活不肯再添。女人出乎意料的瘦弱 纖細，剪了一頭齊齊的短發，穿了一件洗了很多水的淺藍襯衫，一條同樣洗了很多水的深藍褲子，雖是舊了，卻異常的幹淨平整，整個人看起來像是五六十年代黑白照片裡的女學生。女人的臉上脖子上到處都是汗，頭發在額上濕成一個個小卷——田田猜測女人大概沒捨得坐車，是一路走過來的。 她就大致問了問女人的情況。 女人三十八歲，念過高中，離了婚，有一個十四歲的女兒，在老家跟著外婆生活。女人在京城做了四年的保姆，前一個東家剛去世，正在找新東家。 “為什麼離的婚？” 田田知道這不是她該問的問題，可是田田知道她給的工資讓女人沒法拒絕，所以她把目光定定地放在女人臉上，神情自若地問了這個問題。 “不學好。” 女人說。 “怎麼個不學好？” 女人低了頭，掏出一塊手帕，一下一下地擦著臉上的汗。半晌，才輕輕地說：“大姐你該操心的事很多，我那點事，不值得你操心。” 女人回答得不卑不亢，田田卻問不下去了，只好換了個話題，問女人有什麼要求。女人說沒要求，什麼樣的老人她都伺候得了。 於是田田就領著女人往家去見父親。其實這時田田已經拿定了主意要留下這個女人，父親的過目如同英國女王在國家文件上的簽名一樣，只是一個必要的形式。

田田將女人帶進家，對父親說：“這是趙春枝。春枝先前工作過的那家，也是老師。” 父親正在剪指甲。父親的老花鏡度數淺了，父親剪起指甲來就有些吃力。父親把手伸得遠遠的，眼睛眯得細細的，鼻子在眼鏡底下變成一個皺紋深刻的肉團。父親看了一眼女人，便又低了頭，繼續修剪指甲，指甲剪在靜默中嘩嘩剝剝地響得鬧心。 “把剪子給我。” 女人說。 指甲剪的聲音突然安靜了下來。父親把女人的話翻來覆去地咀嚼了幾次，才漸漸明白過來那是鄉音。父親抬起頭來，呆呆地看著女人。父親的目光穿過女人，穿過女人身後的牆壁，遙遙地散落在半空中。父親的眼中，就有了些水汽。 女人趁著空當，拿過父親手中的指甲剪，幫父親剪起指甲來。父親起先有些扭捏，可是女人神情凜凜，把父親的扭捏瞬間碾滅在萌芽狀態。女人正著剪，反著修，先左手，再右手。父親的十根手指在女人粗的掌心走過一遭，如同拋了一次光，漸漸有些平整光潔起來。田田坐在邊上看著，眼皮漸漸黏了起來。走失了多日的睡意，在這個平淡無奇的下午驟然回歸，方明白自己的擔子大約是可以卸下一些了。

“春枝你今天就住下，剩下的行李我明天找人幫你取回來。” 田田吩咐女人。 “誰答應的？我說過家裡不住生人。” 何淳安突然